

中華書局

朱晴 著

畫壇伯樂丁井文



中國青年出版社

画坛伯乐丁井文

朱晴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北京华人新世纪书局发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画坛伯乐丁井文/朱晴著. -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

ISBN 7-5006-4953-3

I. 画… II. 朱… III. 丁井文-生平事迹 IV. 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05110 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网址: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010)63987918 发行部电话:(010)63987918

北京威远印刷厂印刷 北京华人新世纪书局发行

*

850×1168 1/32 6.75 印张 2 插页 108.6 千字

2003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册 定价 15 元

本图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请与中华儿女图书编辑出版中心联系调换

网址:www.china5w.com.cn

联系电话:(010)63987918



在中南海怀仁堂陪毛主席观赏中央美院教师作品(左一为董希文，右一为钟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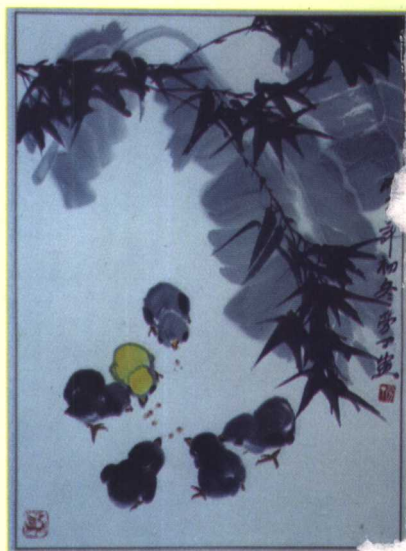


与力群、黄永玉、韩美林在一起。





丁井文为纪念刘少奇诞辰一百周年时所作。



丁井文作品。



丁井文作品《双兔图》。



丁井文作品《竹雀图》。

念 奴 娇

贺劳丁校长九十华诞

古 阳

国土沦丧，山河碎，少年壮怀激烈。投笔从戎赴延安，多少峥嵘岁月。塞外转战，半坡镇守，向来心如铁。九死一生，喜听凯歌唱彻。

艺苑再展宏图，建摇篮一座，志笃心切。童心佛面真伯乐，洒尽甘霖热血。名师荟萃，英才辈出，丹青绘雄杰。桃李芬芳，堪慰头飞白雪。

值丁井文先生九十华诞之际，特将这粗浅的文字化为心香一瓣呈上。仁者寿，衷心的恭祝“老爸爸”健康愉快，得无量寿，存不朽名。

——朱晴

目 录

给这个党员打分(代序)	黄永玉(1)
引 子	(6)
第一章 生于忧患的阿訇后代	(9)
第二章 抗战中投身革命	(17)
第三章 入学鲁艺	(24)
第四章 从宣传干事到内卫连指导员	(31)
第五章 脱下军装接管美院	(40)
第六章 白手起家创办附中	(46)
第七章 组建一流教师队伍	(51)
第八章 严肃的脸 慈善的心	(60)
第九章 培养艺术人才 保护文化遗产	(67)
第十章 红墙内的家庭教师	(76)
第十一章 从不趋时附势的“铁汉”	(80)
第十二章 被迫靠边站	(91)
第十三章 “牛棚”岁月	(98)
第十四章 “逍遥”的“走资派”	(105)
第十五章 宽广的胸怀	(111)
第十六章 团结众画家 复兴中国画	(118)
第十七章 入主美院国画系	(123)
第十八章 重振附中雄风	(128)

第十九章	俯首甘为孺子牛	(133)
第二十章	持久不衰的关爱	(139)
第二十一章	爱心似海的“老爸爸”	(147)
第二十二章	慧眼仁心	(154)
第二十三章	美术界第一大好人	(166)
第二十四章	与黄胄的特别情缘	(171)
第二十五章	为民族增光的美术教育家	(176)
第二十六章	两位老革命 一对大好人	(184)
第二十七章	为家乡捐资建校	(191)
第二十八章	有口皆碑	(197)
后 记		(205)
丁井文年表		(206)

给这个党员打分(代序)

黄永玉

一九五三年我到北京，被安排在中央美术学院工作，第一次上美院去见人。如何见法？见谁？我都不清楚。在接待室等候，进来一个高个子，长脸、眼睛眯成一条缝的、不太笑的角色，同我握了手，坐下，说话了：“欢迎你到美术学院来工作，噢！美术学院这个环境很好嘛！嗨嗨！（笑了一点）可以学习和锻炼嘛！明天你来院办手续，找一位名叫段锦云的女同志。我叫丁井文，是负责院长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有什么顾虑没有？”我摇了摇头。

“那么，再见！”握手。

一路上，有几个词让我弄不清楚，“学习”？为什么学习？我不是来教书的吗？“锻炼”？有什么好锻炼呢？我身体虽不说肌肉发达，对付一两个人倒还够用，怎么把这事说到一起来了？还有“顾虑”，到美院来工作有什么好怕？

以后，漫长时间理解许多概念和我原来理解不一样。这是种全新的生活。从那一天跟老丁见面起，我真是兴奋到了家；见生人不生，见熟人不熟，见怪不怪，我好奇之极，我全盘接受：都是一家人，自己人了，哈哈哈！

我几十年之后才发现，从香港回来的这个行动，给人的印象并不简单，只是没有人提醒我，也可能确确实实无城府，一心只想刻木刻、教书，觉得这日子旷古未有，开怀万分。三四十年的时光直到大家发现香港也不光是出产游手好闲、出产特务的地方……虽然生活的坑坑洼洼不少，真诚对待我的好人毕竟是多数。尊敬的老丁就是一个。

我和他的交往不多，朋友告诉我，他总在暗中照顾着我的政治生命。也许他认真看过我的档案；也许由于艺术同行的真诚的某种共同性更能体恤千里归来者政治上幼稚的报国之心……

说良心话，除了人所共知“文革”灾难之外，几十年来较之许多道德高尚、创作优秀的不幸的同行，我算是走运之极的人了。

老丁跟我一道工作的时间不长，他很快被调到筹备美院附中的工作中去，再不久就正式成为那个耗费他一生精力、一代又一代的娃娃头目。这些娃娃，今天做爷爷的做爷爷，做奶奶的做奶奶，百子千孙，老丁也晃眼九十岁了。为此，他真是如古人所云，费尽了移山心力。

照一般官场行话，他是很有“前程”的，换了别人，做梦也够不着这个境界。他原是搞美术的，于是就死着心要搞美术。不知是马克思在天之灵看上他？还是秦叔宝、尉迟恭相中了他？托梦给当时负责中央警卫团工作的汪东兴同志，一定要老丁担任“内卫连指导员”工作。讲明白点就是去担任保卫毛主席和几位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工作。

汪东兴慧眼识英雄，老丁也没辜负老汪的厚爱；原本干革命是不讲价钱的；但汪、丁却暗中有个交易，丁说：去当指导员可以，你要答应我，进北京后，还得让我继续搞美术工作！汪东兴英雄识英雄：好！我答应你！

老丁呀！老丁！御前侍卫之长是前世几时修来？古时候要买这个美差你晓得要花多少银子？顺这架梯子往上爬，进了城，若干年后，做什么官不成？瞧那些可爱的老乡“挑担茶叶上北京”，要走千里万里，见不见得着毛主席还是个问号。国庆节上百万人只能远远瞧着站在城门楼上的毛主席，一年就这么一回，还那么眼泪汪汪地。你瞧你多死心眼，搞什么美术？置天天在毛主席身边的幸福于不顾，假如我是那位汪大哥，我根本就可以耍赖皮说从来没说过进城后你画画的事！再说！再说！就问你的党性到哪里去了？眼看任务这么紧张，阶级斗争如此尖锐！帝国主义虎视眈眈，你居然还有这种存心？是可忍，孰不可忍……偏偏汪大哥又如此之说不二的守信用，这一下，你瞧你，陷在美术界拔不出脚了罢？

老丁倒是从来不吃后悔药的，越活越高兴。既然投了美术之胎，不免搅乱了原有的级别、制度和章法，在几间破且旧的老房子一住几十年。他的部下，背过的娃娃都当司令员了，老丁好像躺在快乐的南柯一梦中，那么满意。外人听说到老丁的故事，又见到老丁这个人，真会异想天开地说他是什么、什么、活化石……他原来的老关系、老上级、老部下，弄一套体面的“现代化”住住，也只是一句话的事，他想都没想过。在他的世界里，“淡然”已成为习惯。没有李玉和的大义凛然地唱着真理；也不

像“酸葡萄”故事中的狐狸半肚子醋劲和一嘴风凉话。认识他的人，常有幸在大街上见到他骑着一辆老旧自行车擦身而过。因此不止一次地摔断手脚，上医院，吊腿、上石膏，一个月两个月，出院再骑着那辆心爱的老朋友回家。

帮助朋友、爱护朋友，以朋友的成就为乐，以朋友的倒霉受难为忧。朋友挨批、接受审查、被揭发，也跟着朋友一齐登上《人民日报》。朋友日子好过了，把他淡忘了，他会说：“人家这么辛苦，这么忙，不该去打搅他……”

文革时间，他的一群从小看大的学生写了一篇文章控诉他，用了一个耸人听闻的题目，我为他寒心，他却说：“唉！那时候他们没有办法啊！由不得他们啊！”

他画得一手好水墨，尤其是麻雀特别精彩，他并不急于让人知道，换了别人，老早自吹是“麻雀丁”了。

以前，他处理“党务”时，是位出名严正、认事不认人的人，那点洞察能力与通达的胸怀常为共事的人所赞赏。

对真正的朋友和青年们，他却是那么坦荡和诚实，像一颗长满阔叶的春天的大树。

我好多年前曾经说过默祷他长寿，如果年岁可以捐献的话，老丁！拿我的几岁去吧！他活得比我有价值，我高山仰止！

一个人的道德是天份，由千种万种因素形成。固然，好书、好老师、好朋友……是良好的诱发剂，但不是根本，恶人康生也有学问，也有雅趣，会书法，懂戏曲，你只要想想他眼镜背后透露出的凶光，还有胆挂牵你甜蜜的

家庭、可爱的儿女、亲密的朋友、温馨的书斋吗？所以说康生这玩意儿是太平年月的死敌。他是灾难的代表。他不应该也不配是个共产党员！他心坏！

我为老丁这个共产党员自豪！不吹牛，我认识他，真的认识他！

二〇〇二年十二月二日于北京万荷堂

画坛伯乐丁井文

引子



经常观摩美术展览的人们不难发现，不论是在中国美术馆、当代美术馆、国际艺苑，还是在炎黄博物馆，只要有新的画展开幕，总能在展厅内看到一位满头银发的高大长者。虽然已是年近九旬的耄耋之身，他却不显丝毫龙钟老态，看上去神清气爽，硬朗矍铄，魁梧的身材和挺拔的腰板，更显出几分军人特有的那种不怒而威的英姿与神采。

名家耆宿的精品展示也好，晚生新锐的探索尝试也罢，他不但逢展必到，而且总是一幅作品都不肯放过地细细观赏，时而远观凝思，时而近察品味。每当看到上乘之作时，发自内心的喜悦和欣慰，就会令那张布满岁月沧桑的严肃面孔变得格外生动起来。

即便是名流荟萃、嘉宾云集的场合，衣着简朴的他只要一出现，也会立刻成为众人瞩目的核心人物。老画家迎上来亲切握手交谈，中青年画家围过来热情问候致意，作品的主人更会一直陪在身边，认真聆听他对每幅

作品的评说。

这位备受人们敬重爱戴的老人，就是许多年过半百的画家们口中的“老爸爸”——桃李满天下的美术教育家、享有“画坛园丁”、“画坛伯乐”之誉的中央美术学院附中老校长丁井文。

北京市民委副主任赵书曾经颇为这位德高望重的长者感到不平：“搞了一辈子教育，不是教授；干了一辈子革命，只是一个中专校长；画了一辈子画，没有办过一次个人画展，没有出过一本画册。”

就是这样一位不是教授的人，却培养出来诸多著名教授；就是这样一位自己从来没有办过展览、出过画册的人，却不断应邀为画展剪彩，为画册题字和撰写前言；虽然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专校长，他却不但桃李满天下，而且有口皆碑，被公认为美术界“第一大好人”，在画坛享有“精神元首”的声望。

其实，丁井文本来可以成为部队的一名高级军官——当年一路跟随他奔赴延安，途中走不动时就被他背着走的半大孩子，离休前已经当了多年的大军区司令；他也有机会成为一位卓有建树的大画家——中央美院建院初期曾任王式廓先生的助教，二人合作完成的大幅油画《毛泽东与斯大林》受到艺术同行们的普遍好评，不仅人民日报予以发表，还被设计成邮票发行全国。

为了自己痴心热爱的美术教育事业，他放弃了在仕途与艺途上的大好发展，耗尽了毕生的才智与心血，至今无怨无悔：“为了中国美术事业的发展培养人才，总得有人做出牺牲。我很荣幸自己能够担此重任！美术界少

了一个取得艺术成就的丁井文，却增加了更多有成就的画家，我觉得我的付出是值得的。在这方面若算账的话，我肯定是个大赢家！”

他的付出，他的奉献，以及他极富魅力的人格与情操，令老中青几代画家普遍敬而仰之，在第三、四届美协代表大会上他连续被推举为理事。作为一位美术教育家，他几十年如一日在美术教育园地的辛勤耕耘，也得到了组织上的高度肯定，国务院因其对“文化艺术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而给予他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待遇。

“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世界”，透过丁井文近九十圈的年轮，我们会在他的世界中看到些什么呢？